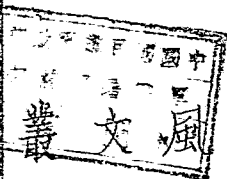


古銅鏡集

仲孫憬虹著



I

16
1266
6

古銅鏡集

仲孫憬虹著



3 1770 2939 8

燕風文叢

I

錄

目

古銅鏡中的影子.....	(1)
世紀末的.....	(4)
綉性草.....	(9)
九月夜間.....	(13)
燕草.....	(18)

古銅鏡中的影子

(代序)

(南)

有人說：作家的筆下是不宜無關緊要的微小事件的；因為那些事件既無關「國計」，當然也無關「文藝思潮的偉大轉向與文藝社會性形的交鋒圖案」。寫了，是有負「作家」的「使命」罷！

好在我不是「作家」更無「使命」；我想我總能寫些「自己的」東西——即使只有半點。

曾有怎樣一位朋友。

這位朋友是自幼生長在多溪的江國的；他有海濱人的雄廓，他也有山鄉農民的窄狹；在生性的矛盾中他是一個多煩惱的人。

當歲月之神輕輕推開了十九重巨門，他以不留戀的心情跨過了每一道門檻，一步一回顧，舊日經過的門樓由近及遠，都擺在一條直線上，像魔鬼的宮；迷茫里祇看見輕烟浮起「當年」；憶當年，人盡會感到悽然的，何況他這一個多煩惱的人，而又在苦悶的青春呢！

「當年」底當年早隨着征雁鴻而長逝了。誰又對往事不有稀微惘惘嘆逝之情呢，那酸澀的，甜的，苦的，像乾癟的癡青果，難道還不夠咀嚼嗎！

古 銅 鏡 中 的 影 子

在玫瑰放着芬芳的四月，在寂寞綻開了花朵的五月，或者不起幾快藝術與色情錯綜的照片的導引，記憶的海浪夕夕湧來了……一個大眼睛女郎的「型」，「紅金魚」一樣的游起來，但是她如逃離，又如一支驚鴻，一躍即逝。……

其後。

白天的夢醒，又做了一場藍色的夢，又做了一場黃色的夢，就在這一些夢醒又入夢之間不自覺地度過了一長串綠色的青年歲月！

靜夜，聽杜鵑，那留宿的精靈啼血三千聲，知道它是在告訴他那中世紀的哀戚。千百年了，人間的一切卻有了「進境」，只有「蹇蹇」「困愁」是千古同例的！試想我這位朋友聽見這激切的哀鳴會有怎樣的感想呢！於是，他嘆了：

「我像有一些如烟往事，我的心也有着無盡的煩愁，年年，在白雲上描繪自己的夢，而流風又剪斷了我夢的彩虹；於是我乃以空漠的心情，讓季候送走落花，又讓每一瓣落花，帶走了我每一個沉重的太息。」

「十九年了，我就這樣的寂寞地生活下來，可是我並沒有絕望，因為還有一顆星的光輪我以青春和生命的熱誠，我將為這一顆美麗的星而歌頌，願它平安！」

他的生性已經夠愛靜了——一顆「殘忍」的心，外意識要故作多情，是一支利刃的百靈，而又有感鳥的苛欲；不知足而又善於自欺；多幻想而又容易感到滿足；見異思遷而又頗固執……我恐怕這位朋友會在憂鬱里耗盡他的華年了！

十九年，誰曾記得梨花幾度低頭向日，梨花能耐幾久風雨的摧搖。自己是一個萍光，嘆息着，難道上會如塵埃草以不該嘆息麼！至於那位朋友，我神想掣掣不必如此；

其實，人之一生能帶點糾纏入坟墓也是有福的，又何必時時自苦呢！

春三月，燕子歸來了，俏麗的紫尾，輕輕一剪，又剪掉一年，而無盡長的流光，就在燕剪的一翦之中短去，又不禁好笑！好在人間可發一笑的事，原就不少！

「人們若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且還想讓子孫們也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話，那末，爲了否認一些由於歷史安排下來的錯誤的事情，應該爲一分責任或爲一個理想去死！當然毫不躊躇毫不害怕的去死！」

X

X

X

「文學的『使命』在使人們更會做人。」若有人還承認這一篇何路帶「文學」氣息，那麼我寫這篇的目的在希望本篇的王人公將更會做人——這最末兩行算是「跋」。

辛、屈原自沉之日爲孫家老么草此——

徵 文

月季花叢書
燕風文叢

凡詩歌、小說、戲劇、文藝論文、散文隨筆，中篇或短篇，創作或翻譯，賜稿均所歡迎，一俟取用，再續向稿源，來稿請註明投寄四月季花叢書，或蕭公館交稿，來稿請註明投寄四月季花叢書，不退原稿。

世紀末的

這在好幾年以前，有一個龐然的黑影搖擺在我的面前，這個黑影逐漸向我走來，向我接近，……這是死的黑影。

我竟應該活，我還要活！我終于活下來了。

我相信「人」是有同情心的，我相信值得同的事情正多着，在人們的一生中。

這些年來，朋友們底不幸的遭遇會深深地感動了我幼稚的心，激起了我不少幼稚的同情——同情別人也同情自己！

菊花開放的季節，我為一個窮病的友人寫下他那可同情的一生之片斷；雖然，這種同情也許是幼稚的，但却自我心深處發出來。

黃昏像羅網似的罩下來，日子在上弦，月亮早已昇在蘆葦尖上。今夜，月色分外清明，燈火在月光里消失了它的燦爛。

階下，夜合樹長圓的葉子悉悉地閉起來了，塘內的水浴過閘板滴入簾里，為秋虫的交響樂敲出唧唧的節拍。

遠遠的，是誰在簾里道下哀聲，野火遂能熊熊於曠野了……

那銀銀的大地，那諧協的蛩吟，那草木的溫馨，鄰居夜的景物，都是那末動人，最傷懷乃覺無可如何了。

一縷幽思，從他心底深處翻起，縈繞着他視力所及的事事物物，那像是早年失去了的那末一點模糊的母愛。

病中他總覺得在物質享受之外，在兄弟姊妹們的慰藉之外缺少一點什麼東西，「要是母親還在」，祇好這樣自己折磨自己了；而母親的失去似乎也嫌太早，還在那不甚解事童年和「巨變」之後，而今在多感的心上所意識到的母愛竟成爲一種悵惘了！

這另有一痕波紋，也時常在他腦海裏盪漾：

一年以前，曾有一朵蓮花佔據了他整個年青的多情的心，結果，他得到一個年青人初戀的共通結果。

於是，他又追憶起一年前的，某個黃昏了：

「口你爲什麼這樣愛笑呢？」

「笑是不好麼？」

「不，笑是美的，笑總是美！」

她又笑了。她趁勢在笑的唇上印上一個吻。一陣風潮從心頭湧起，他趕快把口縮回，兩個嘴唇離開了聲音，有如一顆隕星的墜落。

最後，蓮花任一個又晴又雨的白天萎謝了！
人的生命有限，「靈魂」的生命更則有限，一個靈魂的靈魂，在取種「靈魂」之靡醉

下，漸漸踏上墮落的懸徑，而反以能受「麻醉」為榮，以誇耀於神聖、嗚呼！

而這個美好的靈魂幻影，豈不可磨滅地烙在他的心靈上，在無伴的華燈初上的黃昏，或午夜無眠的側間，這影子像世紀末帶鬼底面影緊緊地抓着你的底心，……這是一個永恆的恨了！

他曾經用最大的努力，想把這個影子消滅掉；但是，那是不能夠的，永遠不能夠的……。

×

×

×

這是昨夜之夢：

他踽踽地步行在深巷里，兩面是壁立的高牆，孤獨的步履聲如發音來至幽谷。他忽然看見地上，幾暗紅的血，而之旁斜臥着一具岸偉的屍體，一行血字浮起來：

「身中兩彈」。他一聲驚叫，全身若無骨軟灘下來：「父親」！

夢斷醒，心還在乒乓地跳，冷汗出了一身。

為什麼人間一切不幸，都降集在他脆弱的一身呢？而他又是如是的善感喲！

為什麼……在他熱情的靈府里，「為什麼」實在太多了，這一些「為什麼」都不是能用感情去解答的。也許他還太年青，但是他的心已經很老了。他曾經說：「等於世間沒有我這麼一個人。」而事實上世間又着實有他這一個人，一個人喲！

他感到他最太孤獨了。

他奇怪人與人之間會有這樣一道鴻溝——人們幾乎完全不能了解他——也許是他不能了解別人！

執柄地需要一份除了經驗的人：

揚琴絃上，跳動着顫人靈魂的金歌；

奇怪之菲頁，綴下頑固的暗箭——人間世差謬的東西太多太多。然而領陷在憂鬱里，擺在他面前的永遠是——「病」！

他陰鬱地坐在窗旁：漫漫的白晝過夢了，接着又是寂寞的黃昏，又是淒迷的長夜。黯黯加長在銀鏡里……！

鏡上的影子來了又去了，園內的玫瑰白已開又白已落了……一年，兩年，三年……在浮龍以外的古廟旁，曼曼着他的歲時月日，消磨着他的靜天秋天！

這是不難想到的，他那熱情的不是多麼不甘呢，如此卓絕的天資，這麼光臨靈動的青春……

「等於沒有我這一個人。」而事實上又確實有他這一個人！

「總有一天病會好的」別人只好這樣去安慰他，他也只好……這一點微渺的希望來欺騙自己。

X

X

X

「生活」建築在希望上，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妙的夢：

幼小時，總想「假使我長大了！」

青春時，總想「又盼望……年的與你……」

衰朽了，總把希望寄托在後一代……

最後，終歸「死」！

死的黑門大開在生之路的那一端，那是檢出惡世之雄與販夫走卒共同的必然底歸宿。
那都是一切希望的終結！
那又是另一「一切」希望的開始！

庚：正冬，有賦！

書 新 告 預

集 作 劇 賽 蕭

杜勃洛斯基

由 Alexander Puskin之「復仇週記」

改編爲十六幕 Episode Dramatique

史：可法（五幕十場之明末歷史戲劇）

斷：臂記（四幕歷史劇）

紅：線盜盒（聯吟詩劇）

紅：線盜盒（聯吟詩劇）

還：巢（四幕悲劇）

還：巢（四幕悲劇）

紅：星山恩仇記（三幕悲劇）

紅：星山恩仇記（三幕悲劇）

十二個幽靈（十幕悲劇）

月：光曲和賭米（詩劇）

月：光曲和賭米（詩劇）

月：光曲和賭米（詩劇）

月：光曲和賭米（詩劇）

月：光曲和賭米（詩劇）

月：光曲和賭米（詩劇）
L. V. Beethoven 的 Mo n'agit. Sonata
和 Anton Chikho 的故事

繕性艸

或有人仕某不幸的情況：「事終之憂，愛戀之悲，與夫勞一世自己尋來的「打擊」和在一種奇異的轉化中——志滿意得之後，厭倦於名利之奔逐，而放下了屠刀；抑是一個聰智的玩世者，以為「人生若夢」：於是，皆退然作出世之思；而羨慕名山古剎的晨鐘暮鼓，中世紀哲人的樞妻獨子。更有山僧無聊，蕭蕭不欲有所作為，坐候死亡的來臨，甚至舉身赴海，預支了「死亡」。反以「清高」一起然地了斷人生，來自翊，或誇耀於他人。……

覺得他們「虛妄」麼？覺得他們「滑稽」麼？這裏有一個故事：

是仕若干個朝代以前？抑是世紀尚未開始之初？這是一個無從斷定的往日，自然也沒有確切的必要；總之其時那鄉道應是一條熱鬧的通路。

通路上一個荒涼的邸舍，是由於它地位的不通暢，主人的不蓄經營，或酒飯聲色之簡陋，它是「合浦遺珠」。

是或然的後功，一位不知其所由來的士子，憩息在這荒涼的茅店，至其所通之倒是不願想到，他是會去到那冠蓋照拂的郡城，是想去陞一官與市之願，是越發打牛角歌，以傳明主時青睞，反正是去尋求自己的好運道，願一個與黃鸝逢的機會，做幾一世

俗」所謂的「上進」的事業。

衣服的敝褻，行腳的單薄，而顯得清冷。神氣的頹落：醉歸着他是一個潦倒而頗卓毅的少年。

店主是一個有着好勝心的老人。從他那閱歷滄桑的射着和命運掙扎之餘的迴光的眼睛里，從他那刻下艱辛歲月痕跡的額頭上，從他那遲緩穩慎的步履中；是不難思索出他的過往的。他以常有的謙和容顏迎接著稀罕的客人，他以老年人特有的嘮叨詢問着年青客人的此行。

「……。」

老店主聆聽了這士子飛揚拔扈的高程預期，他閃着閱歷深久的如炬目光，目光開示一個「真理」，「真理」是：「目標『錯誤』的奮力，是可惜的。」於是他以過來人「識途」的驕傲，講一個可為警鑑的軼聞，指示年青士人一條他以為應走的途徑。說是：

在多少年以前，在這間茅店內——自然現在這茅店已改易其主，幾番興廢——曾有一個力阻的，有着榮華富貴之思的少年，和一位「高明」的老翁，不期而遇於此。是故事就發生了：

「那末，就此，當令子參適如席。」老翁從席里拿出一個枕頭，向少年說。
少年正略有睡意，遂伏在枕上。

於是他就幻入另一個境界：

……，他娶了一個富家姑娘，這姑娘面容都麗而嫁姿復頗豐殷，由此他漸漸豪侈起來。不久他題名黃榜，作起官來。此後一帆風順不到廿年已位極人臣。黨間也會開運何以利交往，備受人民的風顧；皇帝大破戎狄而領天子之策勳；也曾爲同列忌讒而遭貶斥；也曾爲仇讎陷害而下囹圄。當他得意時候，奢蕩逸樂赫奕一時。及到受誣罰罪，憑危之際，也未嘗不想重爲田家子，穿布衣，騎劣馬，徘徊在邯鄲道上。……數載數起，忽貧忽富，四十年之後，頹然老矣。

山海奇珍，名醫靈藥，權臣的傾軋，天子的恩寵，終究不能阻止死的降臨！他終於死在一個欲曙的深夜。

少年從迷濛之際甦醒，發見自己伏在枕上，並不是歷盡宦海滄桑的貴人，依舊是一所茅店的窮顧客，老翁仍然坐在旁邊。

「這不是一場夢麼！」

「人世之事那一樣又不是夢呢！」老翁滿意地笑了。

於是，少年從枕中之夢里得到了「啓示」；他明瞭了人生得失之所以；明瞭了幸與不幸之輪轉；也明瞭了「生」「死」！他透出一個惆悵的謝意，嗒然歸去！……

「懂了麼？」店主說完了這故事之後問道士子。

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一陣大笑。這士人提起筆在壁上題下一首詩，遂投筆而去，又復踏上他底征程。跑去他是否居然如其所欲求，或是離此不久就倒斃道旁溝汙，或行至中途乃翻然悔悟，轉徙一處店主的勸告，無不爲而知，也沒有人去追詢過。

至於他留下的那首詩，我却頗想知題，但是，那首詩留傳到現在，已經是十口相傳的古詩了；「三人成虎」何況十口相傳；不過，據我所聽到的，那首詩是這樣的：

四十年中公與侯，
雖然如夢也風流，
我今落魄邯鄲道，
要向先生借枕頭。

×

×

×

生而為「人」，對「人事」作消極之想，厭倦之想；那是我所不願同意的；那麼，我對那題詩的士人遂有所「同情」了。

若是有入定誤分派那士人之愚昧，之可憫，是不可救藥的狂生；這也是我所不願反對的。

——說，仲多，讀父書有感

蕭 賽 著

本書共分六章，將近世界方劇壇大才曹尚先生之生平，部傑作——「雷雨」，「日出」，「原野」，「正紅旗」，「脫變」，「北京人」，「家」，作有系統的介紹，有系統的批評，並涉及國內諸大批評家之立論，內容豐富，行文精采，不可不讀。

九月夜曲

深夜，是誰又在吹弄那支銀笛？如是其悲婉哀涼，如梵音幽冥鎮鼓來自深山叢林

是追潮那逝去的年華嗎？抑是慨嘆你身世的飄零，心底煩鬱呢？人間世還不夠淒涼麼！

這些年來，生活恰如這支婉婉的調子；一向我把人的委曲，自己的委曲和所有的記憶，都深埋在這寥廓的心房裏。鈴匙早已失落，隨着這輪匙失落的是我所有的記憶和哀傷。然，今夜宿霧就恍若那失落已久的鑰匙；於是我乃得以檢閱我底記憶底目錄：說是：一個來自大湖濱畔的女郎：「那湖水藍呀藍得像歐羅巴女郎們的眸子，深呀深得像：『湖心』不是她無以形容那湖水的深度，乃是授予形容了；那湖水深得來就似她底眸子。」

這一瞬有著淵深瞬的女郎——一個曠百世而不一遇的「型」。縱奪去了她底生命，她底血和肉，甚至她底靈魂，她尚有以直立於人們的記憶裏；那是她底「型」——一個永超不滅的「型」！

在她眸光的一瞥里，你已失去了你所有的驕傲和矜持，乃至你「人」底尊格；那目光對於你是一種否定一種嘲諷的質疑和不可解，它是如幽的洞深幽渾呀！

江南，拾岸滿的溪水，曲終隱約的簫聲，踏歌江上的遊人，落花時節又相逢的笠簾。燈火昏黃的江南喚！

年青人都有着一種不可自抑的「優越感」，且耐不住虛榮心的衝動。遠嫌那雙眸子之不夠魅惑，乃離家萬里來到這金粉依稀的江南，且卜居於濃裝淡抹的西子湖畔。又是一個湖光山色都曲盡人意的地方；北國姑娘帶着慈直和清脆的語言來了，南國少年帶着的海闊天空的心胸和熱情來了，來自東方的帶來狡智與幹練，來自西方的帶來機諄與多愁善感。這如媚風光孕育着這一羣未來的藝人，這些畫家，詩人，音樂師……

……還有，還有那些未來的空中勇士！在山明水秀的環境中，在藝術織成的幻網里，在各各有着不同性格的伴侶羣裏，三年過去了！

三年，這一個來自八湖濱畔的女郎在五線譜鋪成的道路上步位愈加輕盈，在八度和音的旋律里，嗓音是如此抑揚，而那雙眸子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彩，代替那神秘的是無限的驕傲和青春的火焰。

你看那些「勇士」呀！足夠的教育，「騎士」樣的風采，南國人特有的熱情。一想到他們的「技能」便令人有天外青天雲上白雲之感了。

這地終於要發生的時，這開花年紀芳華青春，世紀尖端的風姿豹！終于，英雄美人的故事發生了！

輕盈的步履陪伴了茁壯的步伐，踏着白堤上的輕沙，從山深人稀處歸來。

月明夜，湖水微泛銀波，一葉小舟搖過，最高音唱起 *Chorus* 西班牙絃琴隨即按着輕快節奏伴奏了。

讓別的青年人艷羨，讓造物者嫉妒，讓湖山偷笑，但；他們是如此美滿，一切之於這雙倩影都是多餘的了。

婚禮正尖頂十字架，從窗落地的哥德式教堂裏舉行，按照軍人的禮節，他們闖教堂時應從刀林下穿過。

×

×

×

長年的密雲期裏霹靂響了，古中國的海里掀起了空前的大波！萬萬人的心靈載着五千年的悲傷，遂一發而不可御禦！從東北開始，從東南開始，隨即挾風雨之勢遍及全國！楚的，少的，男的，女的；各各佔據一個崗位，怒吼了，瘋狂了！而她的「勇士」則鐵翼橫空，負矢前驅以去！

年青人難於例外地都是有着強烈的「優越感」與虛榮心的；而且這些年中她所學習到的一切，都徒足以增長她的驕傲；同時順適的環境，朋輩的閃爍，愛情的圓滿和十足的風頭復不斷地給她戴上虛榮的冠冕。眼兒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紛紛爭赴「時艱」，她是難甘雌伏了！

而她，自有生以來生活中順得像靜湖澄清。雖也偶有漪漣輕泛之時，但毫波瀾洶湧之極；而深感生活過得過平凡，夢想有一些「不平凡」的事件，乃驀然前往。

此後，此個女人的行蹤隱晦不明出沒無時了。她的任務是神祕秘密的，她的工作是艱巨的。

在戰爭里歲月祇像炮彈開花後之一陣輕烟，一睡眼兩年已成過去雲霞。在一個剛克復的城鎮的軍官俱樂部里，「她的勇士」舉滿了鐵臂金盾的勳章出現於此。無意中發現了她的妻子和她所生的身兒——這是如何慘烈的演出！一切解釋是多餘而無效的，也是無從解說的。

於是，常那「英其妙」的小生命呱呱落地，他就用他的繩索般的槍殺死這一個才得到生命的「敵人」憤然離去！

洗禮前誰不有著幻夢，滿足後自然有著哀涼了——如今虛榮的手冠不降自碎，「優越」不過是一種相對的比較，而「不平凡的事」就是那「最平凡底」！

「絞死死靈焚灰」「良弓」的弦索斷了，兩年來，縱橫的敵後五帶的女兒們從此逐漸平息影悄然無聞！

X

X

X

又是西鄰一個邊城，街道上的塵塵漫過了每個人的心靈，殘存的古舊的氣息，窒息了每個上進的靈魂，在這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很恬靜，而內里却都不可開關。牆角而處原為「舊城」之所在，自從八號消失了最後的榮光就變成所謂「高等住宅區」了。

這個戰禍人間榮哀依然有着一對潤深眸子的女郎蜷伏雲居于此；帶着一層破碎的必和一身寂寞與恨像「電閃海鏡」直而不開，……夜夜倚在那海濱殘廢階前，奏起那支銀笛……

燕草

燕卿碧如絲，
秦桑低綠枝，
當君懷歸日，

.....

訪問了這一個女人之後，用一支悵悵的手，在塵封的壁櫥里搜出兩張褪色的影片——長靴馬褲，頭盼婉然。腰橫短劍兀自射着青春的輝芒，你看見插在鞍旁的獵槍嗎，那是專尋西山野兔的要害的。這就是十年前的那一個女人！

——站在一長列銅號角之前，長裙曳地，頭斜金冠，在鼓掌聲里款款答禮。這就是十年前的那一個女人！

這兩張影片雖都已褪色，但依稀尚能看出這個女人的宿昔風姿。我知道這個女人既往日如花，我也看見這個女人今朝的瘦損，「人生無常」使我惕然！於是，我乃以空冀的心情，在那扉頁上留下一些字迹：

「今日之『弱者』是曠昔的馬上英雄；如今銀笛樣的嗓音已經沙啞，『歌聲』是記憶底底，記憶底深處的痕迹了。」

「我分明地看見那些花朵怒放，我也分明地看見另一些花朵的搖落，你爲花開而欣喜，你爲花落而哀傷麼！」

「我所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我的青春，因爲它也將消蝕！」

「讓我有『萬種方法享受我的青春，讓我有十萬種方法歌頌我的青春，讓我有百萬種方法追逐我的青春；因爲它也將消蝕！』」

「讓你停步而你去踏四分之二的鞋子走了，我爲你慶節吧！」

「我將終其人生爲此慶節，爲了我剩下的青春！」

我記起了我一些往日，那是在七年以前，那時我生活在一個長滿蘋果，榛，芭蕉的故園里，……如今故園南牆已敗壞十年不修了。

本來想敘述我的往日，無奈往事皆不甚美麗，也就失去敘述之悅了。

如今，我在七年之後西歸，恰巧是一個春天，故園景色仍然非常美麗，童年幻想織滿了的紅腳牆已嫩綠了今年春天的第一片葉芽，婷婷如蓋的是昔日之深潭芭蕉，而萍果樹則已年老無子了。一切皆浮漾在落寞的煙塵里，大有通暮之感！

逝去的青春已不可追；但是，我在準備迎接我的另一個青春。

——泰，孟春，泰——

燕風文叢

(一) 古銅鏡集

(仲孫憬虹著)

\$6 0

(二) 曹禺論

(蕭賽著)

10 0

(三) 聖莎士比亞演劇

(楚鳳編譯)

印刷中

(四) 惜鍾情休洗紅

(王湘念莎著) 印刷中

(五) 樂聖鄭志聲

(巴英等著) 印刷中

(六) 希臘三大悲劇家

(王餘編譯) 印刷中

版初月三年二卅國民華中

燕風文叢
第一種

發行
所省會

號十八街西府會都成省川四

發行
所出版風燕

轉賽蕭號四十二巷家任都成

印刷
局刷印省川四

版權
所有
印翻
許不

古銅鏡集

著虹憬孫仲

定價肆元

82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川字第 〇 一 〇 〇 號審查證



001

KBC
G
266

650